

船山遺書

第六函
第六冊

讀四書大全說卷二

船山遺書二十

衡陽王夫之撰

中庸序

隨見別白曰知觸心警悟曰覺隨見別白則當然者可以
名言矣觸心警悟則所以然者微喻於己卽不能名言而
已自了矣知者本末具鑒也覺者如痛癢之自省也知或
疎而覺則必親覺者隱而知則能顯趙格菴但據知覺之
成效爲言耳於義未盡

名篇大旨

中庸之名其所自立則以聖人繼天理物修之於上治之

於下皇建有極而錫民之極者言也

二極字是中建
字錫字是庸

故曰

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也是明夫
中庸者古有此教而唯待其人而行而非虛就舉凡君子
之道而贊之謂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能中平常不易
之庸矣天下之理統於一中合仁義禮知而一中也析仁
義禮知而一中也合者不雜猶兩儀五行乾男坤女統於
一太極而不亂也離者不孤猶五行男女之各爲一○而
實與太極之○無有異也審此則中和之中與時中之中
均一而無二矣朱子既爲分而兩存之又爲合而貫通之
是已然其專以中和之中爲體則可而專以時中之中爲

用則所未安但言體其爲必有用者可知言未發則而但

言用則不足以見體時中之中何時中之中非但用也中

體也時而措之然後其爲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體也發

而皆中節亦不得謂之非體也所以然者喜自有喜之體

怒自有怒之體哀樂自有哀樂之體喜而賞怒而刑哀而

喪樂而樂音則用也雖然賞亦自有賞之體刑亦自有刑

之體喪亦自有喪之體樂音亦自有樂之體是亦終不離

乎體也書曰允執厥中中體也執中而後用也子曰君子

而時中又曰用其中於民中皆體也時措之喜怒哀樂之

閒而用之於民者則用也以此知夫凡言中者皆體而非

用矣周子曰中也者和也言發皆中節之和卽此中之所
爲體撰者以爲節也未發者未有用而已發者固然其有
體則中和之和統乎一中以有體不但中爲體而非體
也時中之中兼和爲言和固爲體時中之中不但爲用也
明矣中無往而不爲體未發而不偏不倚全體之體猶人
四體而其名爲一體也發而無過不及猶人四體而各名
一體也固不得以分而效之爲用者之爲非體也若朱子
以已發之中爲用而別之以無過不及焉則將自其已措
咸宜之後見其無過焉而贊之以無過見其無不及焉而
贊之以無不及是虛加之詞而非有一至道焉實爲中庸

胥古今天下之人乃至中材以下得一行焉無過無不及而卽可以此名歸之矣夫子何以言民鮮能久乃至白刃可蹈而此不可能哉以實求之中者體也庸者用也未發之中不偏不倚以爲體而君子之存養乃至聖人之敦化胥用也已發之中無過不及以爲體而君子之省察乃至聖人之川流胥用也未發未有用而君子則自有其不顯篤恭之用已發旣成乎用而天理則固有其察上察下之體中爲體故曰建中曰執中曰時中曰用中渾然在中者大而萬理萬化在焉小而一事一物亦莫不在焉庸爲用則中之流行於喜怒哀樂之中爲之節文爲之等級皆庸

也故性道中也教庸也修道之謂教是庸皆用中而用乎
體用中爲庸而卽以體爲用故中庸一篇無不緣本乎德
而以成乎道則以中之爲德本天德道性而庸之爲道成王
道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是以天命之性不離乎一動一靜
之閒而喜怒哀樂之本乎性見乎情者可以通天地萬物
之理如其不然則君子之存養爲無用而省察爲無體判
然二致將何以合一而成位育之功哉夫手足體也持行
用也淺而言之可云但言手足而未有持行之用其可云
方在持行手足遂名爲用而不名爲體乎夫唯中之爲義
專就體而言而中之爲用則不得以庸字顯之故新安

陳氏所云中庸之中爲中之用者其謬自見若夫庸之爲

義在說文則云庸用也字从庚从用言用之更新而不窮尙書之言庸者

無不與用義同自朱子以前無有將此字作平常解者並

言寓諸庸庸亦用也易繫所云庸行庸言者亦但謂有用之行有用

之言也蓋以庸爲日用則可日用亦更新意而於日用之下加尋

常二字則贅矣道之見於事物者日用而不窮在常而常

在變而變總此吾性所得之中以爲之體而見乎用非但

以平常無奇而言審矣朱子旣立庸常之義乃謂湯武放

伐亦止平常夫放君伐主而謂之非過不及則可矣倘必

謂之平常而無奇則天下何者而可謂之奇也若必以異

端之教而後謂之奇則楊墨之無父無君亦充義至盡而授之以罪名猶未至如放君伐主之爲可駭故彼但可責其不以中爲庸而不可責之以奇怪而非平常況中庸一篇元不與楊墨爲敵當子思之時楊墨之說未昌且子言民鮮能久則中庸之教著自古者道同俗一之世其時並未異端起焉則何有奇怪之可闕而須標一平常之目耶子所云過不及者猶言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謂夫用其喜怒哀樂者或過於情或不及夫情如閔子子夏之釋服鼓琴者爾至其所辨異於小人之道無忌憚而的然曰亡者蓋亦不能察識夫天命之理以盡其靜存動察

之功而強立政教如管商之類爲法苛細的然分明而違
理拂情不能久行於天下而已豈其無忌憚也果有吞刀
吐火御風入甕之幻術爲尤異於湯武之放伐也乎朱子
生佛老方熾之後充類而以佛老爲無忌憚之小人固無
不可乃佛老之妄亦唯不識吾性之中而充之以爲用故
其教亦淺鄙動俗而終不能奇則亦無事立平常之名以
樹吾道之壘也况世所謂無奇而爲庸者其字本作傭言
如爲人役用之人識陋而行卑中庸所謂鮮能知味之下
游也君子之修道立教而爲傭焉其以望配天達天之大
德不亦遠哉故知曰中庸者言中之用也

第一章

章句言命猶令也小註朱子曰命如朝廷差除又曰命猶
誥勅謂如朝廷固有此差除之典遇其人則授之而受職
者領此誥勅去便自居其位而領其事以此喻之則天無
心而人有成能審矣董仲舒對策有云天令之謂命朱子
語本於此以實求之董語尤精令者天自行其政令如月
令軍令之謂初不因命此人此物而設然而人受之以爲
命矣令只作去聲讀若如北溪所云分付命令他則讀令
如零便大差謬人之所性皆天使令之人其如傀儡而天
其如提疆者乎天只陰陽五行流濕出內於兩閒何嘗有

屑然使令其如此哉必逐人而使令之則一人而有一使令是釋氏所謂分段生死也天卽此爲體卽此爲化若其命人但使令之則命亦其機權之緒餘而已如此立說何以知天人之際

章句於性道俱兼人物說或問則具爲分疏於命則兼言賦與萬物於性則曰吾之得乎是命以生於命則曰庶物萬化繇是以出於性則曰萬物萬事之理與事類言而曰理則固以人所知而所處者言之也其於道也則雖旁及鳥獸草木虎狼蜂蟻之類而終之曰可以見天命之本然而道亦未嘗不在是則顯以類通而證吾所應之事物其

理本一而非槩統人物而一之也章句之旨本自程子雖緣此篇云育物云盡物之性不容閒棄其實則程朱於此一節文字斷章取義以發明性道之統宗固不必盡合中庸之旨者有之矣兩先生是統說道理須教他十全又胸中具得者一段經綸隨地迸出而借古人之言以證己之是若子思首發此三言之旨直爲下戒懼慎獨作緣起蓋所謂中庸者天下事物之理而以措諸日用者也若然則君子亦將於事物求中而日用自可施行然而有不能者則以教沿修道而設而道則一因之性命固不容不於一動一靜之閒審其誠靜存誠動研幾而反乎天則是行乎事物

而皆以洗心於密者本吾藏密之地天授吾以大中之用也審乎此則所謂性道者專言人而不及乎物亦明矣天命之人者爲人之性天命之物者爲物之性今卽不可言物無性而非天所命然盡物之性者亦但盡吾性中皆備之物性使私欲不以害之私意不以悖之故存養省察之功起焉如必欲觀物性而以盡之則功與學爲不相準故或問於此增入學問思辨以爲之幹旋則強取大學格物之義施之於存養省察之上乃中庸首末二章深明入德之門未嘗及夫格致

第二十章說學問思辨乃以言道之費

思則番陽李氏所

云中庸明道之書教者之事其說爲通亦自物既格知既

致而言下學上達之理固不待反而求之於格致也況夫
所云盡人物之性者要亦於吾所接之人所用之物以備
道而成教者爲之知明處當而贊天地之化育若東海巨
魚南山元豹鄰穴之蟻遠浦之蘋雖天下至聖亦無所庸
施其功卽在父子君臣之間而不王不禘親盡則祧禮衰
則去位卑則言不及高要於志可動氣氣可動志者盡其
誠而非於不相及之地爲之燮理故理一分殊自行於仁
至義盡之中何事撤去藩籬混人物於一性哉程子此語
大費斡旋自不如呂氏之爲得旨故朱子亦許呂爲精密
而特謂其率性之解有所窒礙非如潛室所云但言人性

不得周普也至程子所云馬率馬性牛率牛性者其言性
爲已賤彼物不可云非性而已殊言之爲馬之性牛之性
矣可謂命於天者有同原而可謂性於己者無異理乎程
子於是顯用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知覺運動爲性以
馬牛皆爲有道夫人使馬乘而使牛耕固人道之當然爾

人命之非

若馬之性則豈以不乘而遂失牛之性豈以不

耕而遂拂乎巴豆之爲下劑者爲人言也若鼠則食之而
肥矣倘舍人而言則又安得謂巴豆之性果以剋伐而不
以滋補乎反之於命而一本凝之爲性而萬殊在人言人
在君子言君子則存養省察而卽以盡吾性之中和亦不

待周普和同求性道於猫兒狗子黃花翠竹也固當以或問爲正而無輕議藍田之專言人也

章句人知己之有性一段是朱子借中庸說道理以辨異端故或問備言釋老俗儒雜伯之流以實之而曰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亦明非子思之本旨也小註所載元本乃正釋本文大義以爲下文張本其曰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則是故君子二段理事相應之義較如白日矣程朱二先生從戴記中抽出者一篇文字以作宗盟抑佛老故隨拈一句卽與他下一痛砭學者亦須分別觀之始得子思之時莊列未出老氏之學不顯佛則初未